

傳統與流行

傳統文化和流行文化並非對立，而是相互依存和密不可分的。若我們用一雙古代眼去觀察，則大部分傳統文化在剛誕生的時候都是流行文化。

今天我們閱讀的四書五經、《老子》、《莊子》、《列子》、《墨子》、《管子》、《韓非子》、《鬼谷子》、《孫子兵法》、《呂氏春秋》……一系列國學經典，在先秦難道不是流行文化嗎？秦始皇統一天下前，諸國內部盛行的，不正是諸子百家的學說嗎？當時仍有紙張和印刷術，字都刻在竹簡上，出一部著作極不容易，人群中尚有個書生懂著書立說、開壇授徒，那他已經被老百姓奉若神明了。

兩漢三國時代的文史哲作品如《史記》、《漢書》、《列女傳》、《淮南子》、《子虛賦》、《長門賦》、《短歌行》，以至大唐那些瑰麗的唐詩出爐時，肯定也曾出現過萬人空巷、爭相謄抄的狀況。

相信晏殊、柳永、蘇軾、秦觀、李清照、辛棄疾、陸游這些殿堂級詞人在兩宋時受歡迎的局面，絕對不亞於今天的影視紅星。

同樣地，當三言二拍、四大名著、《聊齋》、《儒林外史》面世時，是多麼的洛陽紙貴啊！小說在明清的瘋魔程度，跟現代人迷戀張愛玲、二月河、三毛、瓊瑤、金庸、古龍等筆下小說的情形是別無二致的。是以凡傳統文化，曾經都屬流行文化。而流行文化本身亦充斥着大量傳



如是我見 周軒諾

內容和主題涉及文史哲的音樂、舞蹈、電影、電視劇、戲劇、漫畫、手遊可謂比比皆是。

舞台劇如《將相和》、《六國大封相》、《霸王別姬》、《茶館》、《萬曆十五年》，全部取材自歷史。

另坊間流行的手遊與漫畫，很多都以《三國演義》為藍本。

再說流行曲吧，張德蘭有首歌叫《紅豆相思》，把王維的《相思》當作歌詞唱出來；區瑞強在其作品《客從何處來》裏，獨白出自賀知章的《回鄉偶書》；許冠傑首本名曲《浪子心聲》裏那膾炙人口的歌詞——「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查實乃出自古籍《增廣賢文》；達明一派那風靡一時的代表作《石頭記》，講的就是《紅樓夢》。至於鄧麗君那首家喻戶曉的《但願人長久》，正正是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黃安那首《新鴛鴦蝴蝶夢》，則滿布着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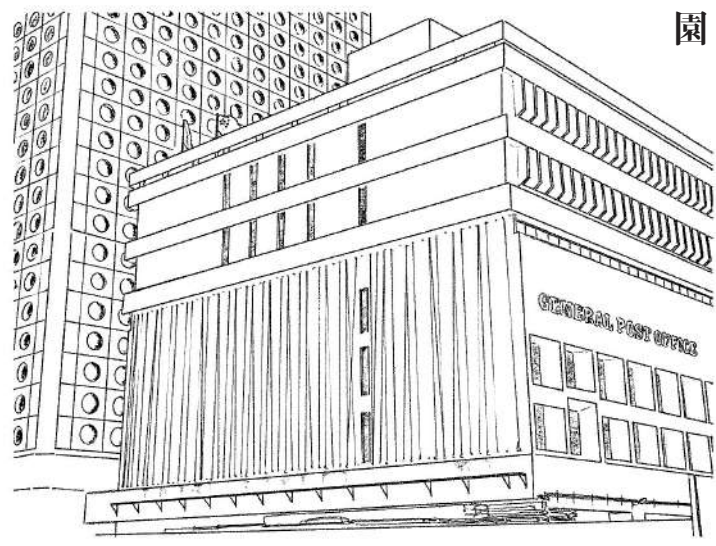
影視劇的歷史色彩就更加顯著，古裝戲多如牛毛，《趙氏孤兒》、《秦頌》、《關雲長》、《夜宴》、《大唐玄奘》、《大話西遊》、《柳如是》、《梅蘭芳》、《甄嬛傳》、《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長安十二時辰》、《夢華錄》……講的都是中國傳統文化。

由是觀之，流行文化見傳統，傳統文化亦流行，二者關係千絲萬縷。

時地人

梁貝爾

不以規矩，不成方圓，成了方圓，有了風光。



撼動英國的七天



英倫漫語 江恒

小說的主人公亞當斯是一個窮困潦倒的美國人，身無分文地來到倫敦，正巧遇到兩個英國富豪在打賭，便給了他一張百萬面值的鈔票，看他在三十天之內如何使用。結果他所到之處，不論餐廳老闆、酒店經理還是銀行家，只要見到他手中那張鈔票，無不驚得目瞪口呆，為了能從這位「富翁」身上撈到好處，他們拚命地討好，免費為他提供衣食住行。等一個月的期限到了，亞當斯不僅沒有餓死或被捕，反倒成了真正的富翁，甚至還贏得了一位漂亮小姐的芳心。書中雖然無情地諷刺了資本主義社會人性貪婪和金錢至上，但透過字裏行間，百萬英鎊數額之巨可見一斑。

作者在小說中提到，這張百萬英鎊的鈔票大約可折算成五百萬美元，要知道一八六七年美國從俄國手中購買了總面積為一百七十萬平方公里的阿拉斯加，花費是七百二十萬美元，也就是說這張鈔票足以購買阿拉斯加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而十九世紀末的一些歐美小說也對英鎊的價值提供了部分參照，比如在《八十日環遊世界》中，整個環遊地球的開支大約是兩萬英鎊；福爾摩斯系列的《身份案》中，對於一位體面的單身女士而言，一年有六十英鎊的收入就可以生活得很好了。英國歷史學家傑里·懷特在二〇〇八年撰寫的《十九世紀的倫敦》一書中從學術角度認為，當時英鎊的幣值大致可以看作比現在的英鎊貴重一百倍。

按照懷特的說法，英鎊之所以堅挺，緣於十九世紀末的英國尚未衰落，尤其是英鎊當時採用金本位制，仍屬世界的主要儲備貨幣。但經過兩次世界大戰之後，英鎊便開始了漫長的滑落，在數年間發生了幾次重大的貶值危機。比如，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間，英國去除資本管制時，因英鎊轉換引發大幅貶值，相較於美元暴瀉近百分之三十。在一九六七年，英國放棄與黃金掛鈎後，再度觸發大幅貶值，英鎊兌美元幣值跌去百分之

十四。由於各國央行對於英鎊的信心變得十分脆弱，英鎊的地位一落千丈，面臨進一步貶值的風險。

特別是伴隨着英鎊的不斷貶值和大幅波動，國際金融大鱷趁虛而入，將其作為資本掠奪的對象，一九九二年英鎊受到狙擊而陷入「黑色星期三」，幾乎是以教科書方式載入史冊。《金融戰爭：金融資本如何在全球掠奪財富》一書對這場金融戰的驚心動魄有着生動的描寫，書中寫道：英國作為歐洲貨幣體系成員，英鎊的估值屬於偏高，面對極大的貶值壓力。但當時英國經濟增長緩慢，失業嚴重，整個國家處在經濟衰退的狀態，令英國難以提高基準利率和穩定匯率。於是時任財政大臣拉蒙特決定，英國不會退出歐洲貨幣體系，也不會讓英鎊貶值。但細心的投機者發現，拉蒙特表面鎮定，但內心極度不安，理據是正常人六十秒鐘一般眨眼六至八次，但他在講話時，四十五秒內就眨了六十四次眼，這意味着一個事實：英國政府底氣不足。

狙擊英鎊的話題開始在金融市場蔓延，以索羅斯為首的投機者分析認為，英鎊匯率在三個內內貶值的概念為百分之九十，而英鎊趨向貶值的情況下，一旦出現拋售，就不會有人願意買進，只有英國央行會接手，但其外匯儲備只有四百四十億美元，耗盡以後將無力阻止英鎊貶值。與此同時，如果狙擊成功將會有接近百分之二十的收益，這讓索羅斯無比興奮。

九月十六日星期三，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打響了。索羅斯瘋狂拋售英

鎊進行做空，很快英鎊匯率跌破下限，幾乎找不到買家。英國央行多次干預但沒有效果，即使大幅度加息，將利率罕見地調高到百分之十五仍無濟於事。眾多對沖基金紛紛跟進賣出英鎊，令情況雪上加霜，恐慌籠罩整個英國。當拉蒙特意識到僅僅通過買進英鎊已不能阻止英鎊貶值後，只能低頭認輸，他傍晚宣布，英國退出歐洲貨幣體系，實施浮動匯率制，此時英鎊兌美元暴貶百分之二十五。據時任英國央行首席交易員特洛特回憶，他當天四個小時內買入的英鎊數量之大，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據估計，英國此次損失約四十億美元，而索羅斯做空英鎊盈利十億美元。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今年九月十六日，英國特拉斯政府因推出飽受批評的激進減稅預算案，引發英鎊匯率如自由落體般下跌，而這一天恰好是「黑色星期三」三十周年。在此後的一周時間裏，英鎊持續遭到恐慌性拋售，單日重挫超百分之四，兌美元接近平價，創下歷史新低。英國《金融時報》以「撼動英國的七天」為標題，形容是「黑色星期三」的悲劇重演。直到幾天前英國政府部分撤回預算案，英鎊才止住跌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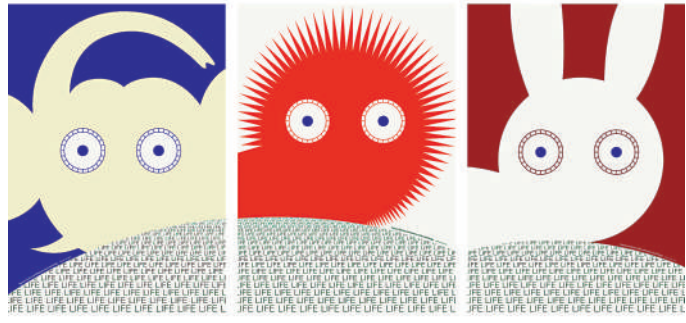
如果從歷史的宏觀維度來看，英鎊貶值並非短暫現象，幾乎是困擾歷屆英國政府的難題之一。英國歷史學家戴維·雷諾茲在《英國故事》一書中提到，英國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衰落，俗稱「英國病」的經濟萎靡、矛盾叢生等問題卻久治不癒，或許這可為英鎊走貶提供啟示。



▲戴維·雷諾茲著《英國故事》。

資料圖片

作品：永井一正的「生命」系列
作者供圖



設計的力量

談到日本設計，永井一正是無法避諱的名字。現年九十三歲的他，親歷二戰後日本設計半世紀發展。不論札幌冬季奧運會標誌、朝日啤酒海報、京都交響樂團招貼畫抑或「生命」系列畫作，永井一正在設計的世界裏不斷探索、不斷創新。如今，香港27畫廊主辦的永井一正首個香港大型個展，正在K11 MUSEA舉辦，讓觀者得以窺見永井的多變風格與經典名作。

今次香港展覽，依照藝術家創作時序，分為「設計之眼」、「天外之外」、「意象之思」以及「生命之友」四個部分。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幾何抽象風格，到七十年代對於宇宙及太空的探索和對於未來主義的好奇，再到八十年代將目光轉至自然界的動物和植物，永井一正的設計作品與時並進，且從不僅僅限於商業世界所用，更是具人文意涵的溫情與誠意之作。這是他與普通商業設計師最顯著的不同，也是讓他在日本乃至亞洲設計界聲譽日隆的關鍵所在。「生命之友」部分的展品，尤其能凸顯這一特質。



黛西札記 李夢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開始，永井一正愈發關注自然和環境保育，並開始將動物和植物的意象植入設計作品中，以創作回應社會關切。這一系列的作品，取名「生命」（LIFE），意在找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可能。面對如是複雜且龐大的命題，永井一正並未故弄玄虛，而是用盡可能簡明、生動的手法，將自己的同情與思考呈現在作品中。像今次展出的「生命」系列作品，大象、斑馬、猴子等等意象都極富卡通意味，天真爛漫，像是我們常常在兒童繪本中見到的抽象畫作。

藝術家用平鋪式的幾何圖形、對比強烈的色彩描畫自然界百態，這既是对日本傳統浮世繪以及當代立體主義、普普藝術等繪畫流派和風格的回應，同樣承載了他多年來對於構構自然與人類和諧共生關係的理想。

在疫情尚未消散的當下，再看永井一正該系列畫作，格外引人共鳴。藝術設計的力量，不在於其能為創作者帶來怎樣豐厚的名利和財富，更在於畫作之於他者及至整個社會的影響甚至推動。

九龍城記憶



東言西就
沈言

假日午後，即興由北角搭小輪往九龍城，驅動力自然非「為食」莫屬。食肆林立的九龍城，素有「食城」之稱，除了正宗泰菜和地道潮菜令食客傲如置身「小泰國」和「小潮州」之外，更有多元菜式吸引城中老饕聚腳。此次過海，直奔七十年老字號清真牛肉館，在眾裏尋他、驀然回首的一剎，驚見半條街等位人龍，頓時勇氣散盡，唯有臨陣打退堂鼓。

信步街頭，穿梭於似曾相識的橫街窄巷，四處「搵食」之際，忽見「雲吞生」招牌，恍若舊友重逢，於是不假思索入內。熟悉的環境、熟悉的旋律、熟悉的味道，加之懷舊版玻璃樽汽水，令時光霎時倒流。猶記得，二十年前初來乍到，毗鄰大學宿舍的九龍城便已成為日常尋味之地。從鮮蝦雲吞麵、清真牛肉餅、奶油豬扒包，到越式牛肉河、泰式金邊粉、台灣牛肉麵，總能透過味

蕾撫慰和治癒北方遊子的思鄉之情。彼時，總是結伴穿過九龍仔公園徒步往返九龍城與宿舍，喜歡那種比車馬慢更加慢的悠閒節奏，任餐前的期待與餐後的滿足在步履間恣意流淌。以致即使畢業多年，依然會在假日重臨故地，藉老味道重溫舊時光。

在亞洲電視工作時期，因兼任亞洲會秘書長，不時邀約亞視前輩聯誼茶敘。為了照顧資深製作人梁天叔出行方便，聚會地點總是選定在九龍城廣場的酒樓，一直持續到他不便外出。彼時，包房內總是高朋滿座，老中青三代人濟濟一堂。聽天叔、麗雲姐、寶琪姐追憶亞視舊聞軼事，聽秋樺姐、家寶哥、蓓琪姐、花姐、喜蓮姐講述台前幕後故事，香港影視風雲彷彿近在咫尺上演，令自幼便迷戀港台流行文化的我聽得如醉如痴，每每身不能至卻心嚮往之。一眾亞視舊人則最愛分享在九龍城茶餐廳「蒲頭」度

橋，啟德飛機隨時於頭頂轟鳴起落的青春往事，以及長期身處弱勢卻創造出《龍門陣》、《今夜不設防》、《今日睇真D》等收視奇跡的光輝歲月，在亞視風雨飄搖的艱困歲月，聞之亦不免熱血沸騰。

猶記得，天叔席間十分健談，但記憶力卻一次不如一次。後來的幾次通話邀約，在電話的另一端，天叔總是一邊認真記錄聚會的時間與地點，一邊仔細核對信息，認真嚴謹得可愛。每次會面，天叔都十分守時，從不爽約，只是再也不是單刀赴會，而是有家傭陪伴在側，對於在座者也不大叫得出名字了。彼時的他，正罹患腦退化，性格卻不改樂天豁達，笑容亦溫潤如故。有一次，家傭不知去向，我們送天叔到他所居唐樓，目送他瀟灑揮手轉身獨自上樓，自此便再未謀面，直至驚聞仙逝噩耗，好似晴天霹靂。而當年經常一起聚會金牌製作人趙汝強，竟

也在今年第五波疫情中無聲無息地走了，曲終人散，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留下無限唏噓……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曾經上演南宋幼帝避難、忠臣護主大戲的九龍城，自古以來便不乏跌宕起伏的戲劇元素。

近代以來因「三不管」特殊地帶而存在的九龍寨城，亦早已成為九龍城的經典符號，留下眾說紛紛且揮之不去的都市傳說。而作為香港最早民用機場所在地的九龍城，更是經年累月地見證了東方與西方的相遇，目睹了不勝枚舉的聚散離合、數之不盡的酸甜苦辣。關於龍城的記憶，於我而言，既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之內，亦在平凡的人間煙火之中，它不只是暖暖的舊日時光，更有着濃濃的人情故事。

愛上一座「城」，在味蕾縈繞與心念流轉之間，欲說還休，欲罷不能。